

唐诗情韵

萧文苑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目 录

一

苦吟入禅.....	1	谁伴白头翁	37
禅院风光.....	4	题壁记趣	40
猿的呼唤.....	7	唐代的“假币”	43
诗与科学	10	荔枝何处来	46
夜半钟声	13	谁解茶中味	49
禅味	15	菰米	52
王维的佛心	18	长安的鼓声	54
寒山的人口论	21	驿路诗絮	57
牙齿的烦恼	24	以罚代罪	60
叶的赞歌	27	诗为媒	63
杜甫的糖尿病	30	诗人遇贼	65
李商隐中寿之谜	34		

二

诗中“逗眼”	69	柳下说诗	80
秋江长卷	72	诗胆	83
蝶梦	74	唐诗拾句	85
奇妙的食谱	77	隐形剑	88

以诗代简	91	石痴	141
张九龄的人格美	93	杜甫观鱼	145
认得妻儿结网灯	96	乱弹杨贵妃	148
夜行青山间	99	贵妃与梅妃	162
拾得	102	李白三题	168
梦幻曲	105	情有所寄	176
消失大于存在	108	李白读书	178
鸡声茅店月	110	统计与估计	180
讽刺诗惹祸	112	诗里稻花香	183
李贺的生活情趣	116	马的随想	185
一字见精神	118	杜甫爱花	188
岳阳楼的情思	121	白马少年郎	192
秋坟鬼唱诗	124	游子吟	195
花鸟情深	127	美的发现	197
大智若愚	130	以错为美	200
山为看多咏不成	132	百川皆乱流	203
司空图的“烹调”艺术	135	留得枯荷听雨声	207
凄神寒骨孟郊诗	138	五彩交辉	211
		老翁真个似童儿	214

三

一鸡三味	217	靠	221
相识如浮云	219	白居易的遗嘱	225

鹿尾浆·····	227	猩猩贪酒·····	247
祢衡“下放”·····	229	名·····	249
人才链·····	232	辽东白豕·····	252
当官与才学·····	235	特殊的“稿酬”·····	254
良材庸材朽材·····	238	女为悦己者容·····	257
事不宜迟·····	241	白居易论廉政·····	260
艺苑新花·····	244		

四

人走红运诗价高·····	263	“菜根香”质疑·····	288
壮士耻为儒·····	265	经济头脑·····	291
所愧为人父·····	268	薛令之自悼·····	294
笼里抓鸡·····	271	卖文生涯·····	297
钓翁之意·····	273	锄杆与笔杆·····	300
寒衣草木皮·····	276	勇夺三军·····	303
烹葵邀上客·····	278	杜甫的“迂”·····	306
李杜经商·····	281	诗人命属花·····	309
万言不值一杯水·····	284	贫富论·····	312

苦吟入禅

苦吟，固然表现出对艺术的一丝不苟、认真严肃的精神，同时也与禅道佛理有关。

佛教主张虚空寂灭，不涉世情。苦吟诗人，心性专一，有点淡化人生。诗从佛学中得到启迪，表现出禅机；佛学从诗中参出妙理，引它入禅。

苦吟虽苦，但苦中有乐，乐处甚大。“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文场失意，便当和尚，后来还俗及第，仍住僧院，可见他的诗心长在蒲团之上。所谓“二句三年得”，并非一年半写一句，也并非三年写两句，而是形容其时间之长，成句之难。一字未安，反复吟哦，硃红墨黑，左涂右抹，及到敲定，如老僧顿悟，似有一道佛光出现在眼前，天堂大门，洞然敞开。此时心境，欣喜莫名。“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卢延让躲在幽斋里，儿喊不知，妻唤不听，七级地震也无反应。一边撚须，一边低声苦吟，如佛徒合十，低眉入定。夜来之时，烦恼丛生，百感交织，为

解烦忧，独坐待晓。“百虫声里坐……彻曙都忘寝。”眼睛半开半闭，似睡非睡。“日月更无闲里过，风骚时有静中来”（齐己）。不少诗人，在月下徘徊，在阶前觅句，梧桐影移，风寒露冷，浑然不觉。“千途万辙乱真源，白昼劳形夜断魂”。谁说不苦呢？但比躺在床上，难以入眠，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好得多。成句不易，得字亦难。齐己说：“觅句如探虎”。跟“虎”打交道，又险又难，不过一旦把“虎”探得，将它擒住，骑上背去，就威风凛凛，豪气千尺，谁说不乐？苦吟诗人这种乐趣，往往是他人体会不到的。杜荀鹤说：“九转灵丹那胜酒？五音清乐不如诗。”简直是其妙无比。如苦吟之时，再打开酒瓶，边饮边吟，边吟边饮，虽不能成佛，但去佛亦不远矣！

苦吟诗人，将大量的时间投入推敲诗句，是一种修心养性的方式。因为人的思想像流水，是不能静止的。昨天的留下悔恨，眼前的令人气愤，未来的十分渺茫。快乐之事太少，而转眼即逝；苦恼之事太多，又都像毒蛇般把人纠缠，难以甩脱。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精力，与其为世事操心，为柴米烦恼，何不去觅句炼字，倾心吟诗？如此可使自己的追求归于恬淡，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暂安。这等于在家“出家”，与遁入空门，了却尘缘，有同样的功效。晚唐的苦吟诗人，面对家国多难，社会动乱，民生涂炭，本可写出很有现实意义的佳篇，但佛国无争，佛国无怒，佛国无怨，佛国无恨。所以很难听到他们倾吐出时代的悲声，

很难在他们的诗中看到人世苦难的影子。他们在禅境徘徊，逃避烦恼。

苦吟入禅，诗禅相依。苦吟诗人，大都信佛，有的本身还是佛徒，对诗与禅之关系，自有妙论。齐己《喻吟》诗云：“日用是何专？吟疲即坐禅。”从这一“疲”字，想到他筋力软乏，心血吐尽的苦况。此时，他以“坐禅”来补救。因为“坐禅”，可使肌肉松弛，精力充沛，然后又可开始苦吟。禅与吟，交相运行，无有已时。有的诗僧，还告诫自己弟子，要勤奋学诗，如吟梵音，如诵偈语。这当然是佛门多余的功课，即使懂得平上去入，未必就能成正果。但其目的，是在使弟子清心寡欲，断绝尘想，精神有所寄托，从苦吟中入禅。

唐代佛教大盛，与道儒并重。许多诗人醉心佛典，明通暗求，为我所用。唐诗心闲意淡的境界，深幽杳远的韵味，多来自佛国禅院。一部《全唐诗》，僧味、佛味、禅味，都是很浓很浓的。

禅院风光

中国的僧侣，最会享受。他们为了躲避人世的烦恼，过上清静的日子，都喜欢选择风景优美的地方，去修建禅院。规模宏大者，气势非凡，一如皇宫；结构小巧者，也善取山光潭影，别具情致。这些禅院胜景，形成独特的建筑艺术。

北朝的杨衒之，写过一本《洛阳伽蓝记》，描述当时寺庙的盛况。建筑之宏大，费用之奢侈，至今读来仍令人咋舌。唐代的统治者也崇尚佛教。当时寺庙林立，僧徒四布。我们可以这样说，哪里有名山，哪里便有僧舍。“无限青山行欲尽，白云深处老僧多”（灵一《题僧院》）。佛徒释子，既然要寄身其间，便得苦心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倘若住不蔽风雨的茅舍草屋，谁还想“成佛”呢？因此，独具一格的殿堂庙宇，便纷纷出现了：“石林高几许？金刹在中峰”（崔峒《宿禅智寺上方演大师院》）。“饮涧鹿喧双派水，上楼僧踏一梯云”（郑谷《少华甘露寺》）。这些无与伦比的高

层建筑，在一般人眼里恐怕是“高处不胜寒”，但佛徒则以此为乐。因为仍然有一条曲折然而可行的路，把云缠雾绕的青峰，与喧嚣不宁的尘世相联，为他们提供物质，不致饮露餐风。“岩边树动猿下涧，云里锡鸣僧上山。”（冷然《宿九华化成寺庄》）。在建寺之初，也得披荆斩棘，开拓道路。我们今日登山，难免不重蹈他们草鞋芒履的遗迹。

无论哪一种禅院建筑，都很讲究艺术。“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王维是诗人，也是画家。他的《过香积寺》诗，写的恐怕不是实景，带有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得见其真貌，但从寺庙的布局，景物的安排等方面来看，它无疑是一幅深山藏古寺的剪影。云山建寺，比不得平地，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不仅耗费年月，而且需有高超的技术。事实证明，在这方面的成就是惊人的，“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杜甫《山寺》）。这种巧用地形，惊险奇绝的建筑，尤为令人赞叹。

天下名山僧占多，天下名水也僧占多。佛殿建筑有时对山对水进行综合的利用，恨不得把它们都纳入自己的胸怀，全归自己所有。“卷帘沧海近，洗钵白云飞”（章孝标《西山广福寺》）。“楼台耸碧岑，一径入湖心”（张祜《题杭州孤山寺》）。海动云飞，山雄水秀，既得高处之壮丽，也得低处之柔美，是诗的最佳选择，是画的奇妙组合。倘无山可占，则倾情于水。“一点青螺白浪中，全依水府与天

通”（窦庠《金山寺》）。“树色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张祜《金山寺》）。在波浪之中，建设禅院，虽与云雾缭绕的高山情趣不同，但同样可享幽静的福气。帆来橹去，交通方便，放眼四望，鱼沉鸟浮。“水摇金刹影，日动火珠光”（李白《秋日登扬州西灵塔》）。水为佛寺增添了异彩。

禅院的建筑，不仅重视外观，内部的设置也很讲究。“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常建诗句，是题破山寺后禅院的。它置于花木丛中，曲径回廊，渐入妙境。无中见有，显而不露。以鸟儿的欢歌，烘托出它的幽静；以潭影无波，表现出断绝尘世之想。这是典型的园林艺术。它给读者以想象，它给后来的建筑师以灵气。

禅院风光，是宗教的产物。土木之工，使生民尽受其累。它的大雄宝殿，凌云石塔，哪一样不是劳动者的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应指出，这里面也有佛徒释子的一份功果。它们今天已成为我们珍贵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假如我们抹掉禅院风光，则名山胜水，将会变得枯瘦，旅游天地也会变得清冷和乏味。

猿的呼唤

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诗云：“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边行舟一边听两岸的猿啼，这是多么富有诗意啊！那时的猿，委实也多。据《水经注·江水》云，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便遭劫运。有人谋它的皮。齐己《谢猿皮》诗云：“贵向猎师家买得，携来乞与坐禅床。不知摘月秋潭畔，曾对何人啼断肠。”齐己是出家人，用猿皮来铺禅床觉得很惬意，大概早把慈悲二字忘怀了吧？有人将猿捕来，锁在笼中观赏。猿缺乏自卫能力，不断地被生擒活剥，关押折磨，死于非命的不知凡几。有人感于朝夕相对，久看乏味，便忽发悲心，将它们放了。曾麻几《放猿》诗云：“孤猿锁槛岁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许浑《放猿》诗云：“殷勤解金锁，昨夜雨凄凄……好觅来时路，烟萝莫自迷。”走吧！祝君一路平安！

有人说，猿是人变的。《吴越春秋》载：一善击剑的女子，道逢袁公，两人比武。袁公被打败，便飞上树，变为白猿。也有人说：人是猿变的。《抱朴子》曰：“猿寿五百岁，则变为覆，千岁则变为老人。”这些都是传闻。专家们则考证出，在百千万亿年前，它跟我们的老祖宗还有些瓜葛，不过我们不必再去攀这门远亲了。从许多迹象观察，它们的脾性跟人一样，也是很重感情的，它们对后代的爱，超过如今我们对待独生子女。谁要将它的孩子抱走，便大叫三声，肠断而卒。这就不难理解“巴人泪应猿声落”这句话了。王仁裕在汉中作官时，有人送个小猿给他，取名野宾。它奔走跳跃，十分调皮。一年后，将它放归山林，特地在颈上系块红绡为记，写诗送行，为它未来的岁月深情地祝福。万没想到，他罢官入蜀时，在路上见一个巨猿离群而出，从大树中垂身下来，跟他打招呼。王仁裕见它颈上还系着一块红绡，便喊了一声：“野宾”！它连连点头答应。王仁裕的眼睛潮湿了，立马多时，不忍离去。

猿和人应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们楼房林立，甲第连云，它们大概不会来侵占；它们生存的环境，让我们去居住，也未必就合适。但我们可以成为邻居，成为朋友。“晓岭猿开户，寒湫鹿舔冰”（许棠）。“千里枫林烟雨深，无朝无暮有猿吟”（元结）。有了它们，山山岭岭添生气，人类也不致寂寞。李白常夜行山中，与它们磕头碰面，不特无惧，而且可亲。“秋浦多白猿，超腾若飞雪。牵引条上儿，

饮弄水中月”(《秋浦歌》)。它们在月白风清之夜，携儿带女出游，多有人情味！日子过得不是和我们一样美好吗？

如果我们不能容忍异类，不能保存它们的生存环境，慢慢地使之归于消失，大千世界，只剩下人；人看人，人挤人，不特是悲哀，亦是极大的损失。如今三峡行舟，想再听两岸的猿声，大概只能从梦魂中去寻找了！

诗与科学

诗与科学，两者性质不同，彼此犯忌。从诗中寻找科学，和在科学中寻找诗，往往都会闹出笑话来；但这百代“冤家”，有时又能握手言欢，共坐一条板凳。

科学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它的任务，是揭示事物的固有规律，探讨客观真理。在这一点上说，诗人观察生活，捕捉形象时，便往往带有“科研”的性质。他们与科学家之所不同的，是诗人只凭直觉，诉诸形象，用诗的语言去表述。“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这是诗人在风雨中观察动物在特定条件下的运动形式。“云黄知塞近，草白见边秋”（王涯《陇上行》）。“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卢纶《晚次鄂州》）。诗人发现事物间的彼此联系，从原因推出结果，由已知得出未知。这种论证方式，诗人与科学家都是共同的。

生活的积累，经验的积累，产生了科学，也产生了诗。唐代不少犯罪的臣子被贬到岭南去。其时，那里尚未开发，

大虫猛兽、山岚瘴气、误食中毒等等，使不少人死于非命。因此，人们便将一些血的教训加以总结，互相传授。“畏药将银试，防蚊避水行”（袁不约《送人至岭南》）。知道用银去测试食物有无毒，在当时大概也称得上是先进的手段了吧？

古人已普遍懂得，用自身的经历和对外界的感知，去预测天气变化。“久病先知雨，长贫早觉秋”（许浑）；“雨气朝忙蚁，雷声夜聚蚊”（张祜《题平望驿》）；“鹤鸣山欲雨，鱼跃雨多风”（许浑）。这些都不妨称之为诗的气象图。凭蚂蚁搬家和鹤鸣九皋，便可作出预报。

科学的形成，也有个发展过程，由浅入深，由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人们从一些自然现象中，发现某种奥妙，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于诗来说，作了形象的描画就够了，不可能有详细的说明，但后来者，经过深入研究，却发现了那些诗句同时也是科学的总结。“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鸟鸣涧》）。鸟儿睡得好好的，怎么忽然又惊叫起来？原来是那轮明月在作怪。这“惊”，不是恐惧，而是兴奋，与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房》诗“山光悦鸟性”中的“悦”字，有同样的意思。有人解释，光作用于动物体内的分泌腺，可产生多种激素，促进生殖系统的发育，所以月亮出来了，它们便哼起小夜曲，借光求偶，要把夜生活搞得充实一些。“鸟宿暮山空”，如是天黑地黑，它们便归巢安息，不言不语。少见三更半夜鸟儿

到处乱飞乱扑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鸟儿比人醒得早。人有睡懒觉的，谁见大白天鸟儿在窝里打盹？只要见到光，不管是温暖的日光或是明丽的月光，它们都会立即活跃起来。“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鹤《春宫怨》），“天晴花气漫，地暖鸟声和”（张祜《题余杭县龙泉观》），鸟儿喜光爱暖已是人们的共识。但笔者觉悟太晚，曾养过一只虎皮鹦鹉，嫌其早上吵闹，便以报纸盖笼，翌日忘记拿开。它难耐黑暗，即撞头身亡。追求光明之死，何等壮烈！

一些优美的诗篇，不仅使我们获得艺术享受，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世界，获得科学知识。

夜半钟声

张继的《枫桥夜泊》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孤寂凄清，神韵天成，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欧阳修却加非难：“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纪有功在《唐诗纪事》中，不同意他的看法：“此地有夜半钟，为之无常钟。”反驳得好，但论证还嫌不够充分准确。

暮鼓晨钟，是佛门独具的音韵。它的用途，主要是报时、警众、入静。早晨鸣钟是惯例。杜甫《游龙门奉先寺》云：“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李藏用《山中》云：“暮鼓晨钟不到耳，明月孤云常挂情。”但也很不严格，很不划一。王播《题惠照寺》云：“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闍黎饭后钟。”说这是早餐之后的钟声固可，说它是午餐、晚餐的钟声，亦无不可。看来，王播不仅仅是误了一顿，便产生这种怨恨的。

暮色来临，应当是撞鼓，但却撞钟。韦应物《绝句》：